

田心源
著

二两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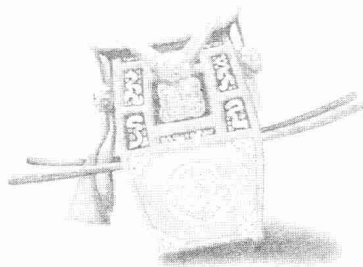
一场赌约成就的婚姻，二两银子换来的娘子。
人称「银不换」的「豺女」，贪财本性毕露，爱美之心全无。
仅用二两彩礼银，换来了一段美满的姻缘。



大眾文藝出版社

二两娘子

金瓶梅
著



衆文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两娘子/安思源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240 - 248 - 5

I. 二… II. 安…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853 号

书 名: 二两娘子

作 者: 安思源

责任编辑: 郝永伟

策划编辑: 侯 开

特约编辑: 古月珊

装帧设计: 第 7 印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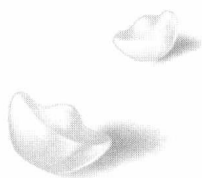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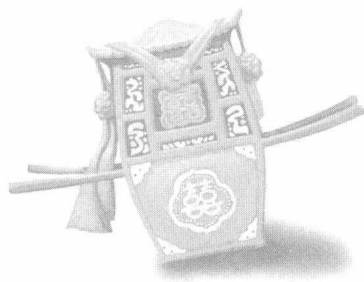
印 张: 18

字 数: 231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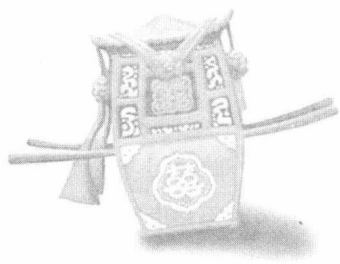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小蕴再嫁了	005
第二章·解散明雪院	015
第三章·钱家有女已长成	025
第四章·罄竹难书	035
第五章·四月的扬州真激情	044
第六章·弄个小人，扎死你	054
第七章·男人的心思你别猜	066
第八章·尘埃堆积的当年梦	076
第九章·记忆深处	088
第十章·一枝红杏进墙来	099
第十一章·周年祭	110
第十二章·人心叵测	120
第十三章·奴家别名小如意	131

第十四章·小如意大智慧	141
第十五章·爱你爱到坐井观天	154
第十六章·幸福，薄如蝉翼	165
第十七章·代价虽大却仍爱你	177
第十八章·笨妞，跟我回家了	188
第十九章·曲罢愁无涯	200
第二十章·展府很大，我的心很小	212
第二十一章·爱要说，爱要做	224
第二十二章·让你知道我爱你	235
第二十三章·双贱合璧	246
第二十四章·为你挡风遮雨	257
第二十五章·涅槃重生	268
尾 声	281

目 录



轎 子



天宝三年春，扬州城东的太平坊一点儿也不太平。

有家小小的胭脂铺得罪了市舶使的侍郎大人，这里三天两头就会发生鸡飞蛋打的事件。

刘姨扭腰摆臀、左闪右避，总算是到了目的地。她掏出手绢很是端庄地拭了拭额间的汗，打量着眼前的胭脂铺，这是间小得很不起眼的铺子，内堂的陈设也很简陋，甚至连个招牌也没有。柜架是老旧的，被风稍稍一吹就吱吱响。角落里有张破旧不堪的椅子，她要找的人正盘坐在椅子上，认真审查着眼前的账本，时不时地发出两声叹息。

那便是钱夕蕴，人称“银不换”。虽然才十七岁，已隐隐透露出几分绝色风姿。尽管臭名昭著，却仍挡不住频频托媒求亲的达官显贵。

“别叹了，我又不是市舶使的人，你装给谁看。”

“是刘姨啊。真是的，害得我以为那群人又来找碴儿了。”夕蕴猛地抬起头，看了门外一眼，果然除了刘姨没有其他人的身影。

“真吵，你家那不争气的又闯祸了？”刘姨撇着嘴角，看着门外鸡飞狗跳的场景。

“那群没同情心的家伙！你看，我们家已经家徒四壁了。小弟想吃猪肉，买不起嘛，我就让他去偷了……不就偷了他们一头猪嘛，至于吗？都吵了一上午了。”她说

得理直气壮。

那是一种让听者以为仿佛所有的理都在她那边的口吻。刘姨倒也习惯了，附和着点了点头，严肃起来，“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听刘姨的话，趁早找个好人家，把自己嫁了。你这回得罪的可是市舶使的人，光靠自己挺不过去，会把这胭脂铺都赔上的，何况你还得照顾小弟和老钱呢。刘姨手上有个好男人，愿帮你息事。”

“你还说，都是你惹的事。你要是不帮市舶使的那个傻儿子来说媒，也没这事了。傻子你都往我这儿塞了，谁知道你现在说的这个好男人是个什么东西。”说着，夕蕴埋怨地瞪了刘姨一眼。

自觉理亏的刘姨尴尬地笑了笑，继续说道：“这次不同，是姑苏三杰万漠。你也不曾经夸过他的画吗？那可是个翩翩公子。”

“哎哟妈呀，二十年前你若说万漠是翩翩公子，我定会深信不疑的。现在，他老人家都快四十啦，你犯得着一直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银不换！”刘姨火了，夕蕴触到她的死穴了——竟然怀疑起她的职业道德，“你又不是不清楚自己的条件，好好的姑娘家，专跟青楼做生意。一天到晚讹诈一些善良百姓的钱财，还偷漏赋税，外加还有个专爱惹是生非的弟弟，就这名声你还指望嫁给展越浩这样的人吗？”

话刚说完，夕蕴的眼睛倏地就放亮了，“展越浩好啊，财神爷啊！”

“那也得人家瞧得上你！怀德坊的夏影不知道比你好上多少倍了。”

刘姨倒也不是故意打击她，只是恨这丫头不争气。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夕蕴自从在青楼见过展越浩一眼后，就芳心暗许了多年。可惜人家早就娶了妻，还是扬州城西最负盛名的倾城女子夏影。

偏偏夕蕴是个实心眼的人，固执得很，至今还对人家念念不忘。正赶上最近展越浩陪同妻子回娘家省亲，她又一次蠢蠢欲动了，竟然都忘了自己眼下的窘境。

“姐，姐！”咋呼的叫唤声，伴随着一道小小的身影窜入，“市舶使又来人了。”

“爹呢？”夕蕴站起身，难得的严肃。

“他们要抓爹呢，被这个大哥哥给打发走了。”钱小弟指向身后的男子。

夕蕴皱起眉，看着眼前的男人。虽是梦寐以求的人，她却不觉得欣喜。她是万万不想在如此狼狈时和他见面的，可偏偏每次见面，恰恰都是她手足无措之时。

“钱姑娘，又见面了。”

“很正常啊，扬州城也就那么一丁点儿大。”夕蕴挺起胸，故意让口吻听起来很

轻佻，不想让他看出什么情绪。

“我花了二两银子替你打发了市舶使的人。”展越浩哼笑，很是得意地挑眉，“我记得上回见面的时候，你说若是谁愿给你二两银子，你就是谁的人了。还作数吗？钱姑娘，做生意的人诚信很重要。”

“啊？大哥，你不会瞎了眼想娶我姐吧？”

夕蕴已经没有心情去计较钱小弟的话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多希望他能点头，可事实总是残酷的。

“我当然不会那么瞎眼。夏影喜欢你这里的胭脂，我要最好的，银子不是问题，但一定要独一无二。”

……

长久的沉默之后，钱夕蕴从腹腔中，酝酿出一道中气十足的怒骂，“没有！什么狗屁胭脂，老娘要嫁人了，不卖了！”

“太好了！你终于想通了，我明天就派人去姑苏通知万家！”

“现在就去，我要马上嫁！”

所有看热闹的人，包括为了那头猪而来的人，都以为“银不换”只是一时意气用事，因为爱而不得才被气晕了。

只有夕蕴自己知道，她已经被逼到无路可退了。展越浩仅靠二两银子打发了市舶使，那是因为他有势；靠她自己，就算二万两银子也会是打了水漂。就像刘姨所说的，她已经声名狼藉了，或许所有人都会认为，嫁给姑苏三杰之一的万漠，已经是她的福气了。

三年后，兜率寺，香烛鼎盛。

白衣男子面色凝重，席地盘坐在大殿内，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和尚，良久，从喉间迸出一句，“大师，您说过出家人不打诳语的。”

“老衲从不打诳语。”慈眉善目的老和尚笑着，面容安详。

“得了吧，三年前您已经骗过我一次了。我捐了那么多银子给贵寺，您好歹也跟我说一次实话吧。”

大师眼角微抽，笑容依旧不变，“施主想要老衲说什么实话？”

“怎样才能知道一个女人是不是真的爱自己？”

“……老衲不知。”大师横了这个男人一眼，他看起来很苦恼。可是，一个和尚

被人问及这个问题，更苦恼！

“总有办法的吧，不然您为什么叫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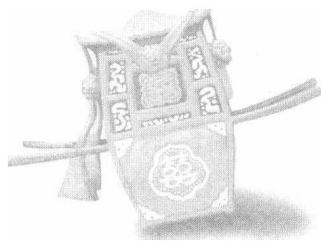
大师怒目圆睁，欲哭无泪，“施主将那个女施主娶回来，总有一天她会爱上你的。正所谓，缘生缘灭，不可强求，只可强迫……”

“不会又骗我吧，管用吗？那为什么您爱的那个女人还会变成‘师太’？”

“你……”

大师脸色赤红，欲言又止……男人皱了皱眉，仔细回味着大师的指点，在满殿的混乱中，若有所思地踱出了大殿。





第一章 小蕴再嫁了

小蕴再也憋不住了，「凭什么啊？做女方不得擅自爬上男方的床？」

「女方是我！那这个第五条算什么？谁稀罕你的床啊，我是没床还是怎的？」

「太不平等了！什么叫

盛唐天宝六年，扬州城有“雄富冠天下”之称。文人骚客、商旅官宦都喜欢盘踞在此，奇闻逸事自然也就多了。人们爱嚼舌根的本性，是千年不变的。哪家的媳妇精于妆容，哪家的红杏出了墙，哪家的千金私奔了……这些琐事都萦绕在老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中。

有人就在其中发现了商机。

那是扬州蜀冈上的小城，叫做街城。那里聚集着许多科举落榜的文人，饿死了一些，苟延残喘了一些，剩下的开始另谋发展。

于是某日，几个人故作潇洒地聚在一起饮酒作对，猛然间突发奇想，凑了些银子弄了个《扬州杂闻》。

到底是文化人啊，撰稿之事不在话下。活字雕版印刷，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扬州杂闻》每月一辑，记载了一月之内扬州城中的大小事件，很受百姓欢迎。就这么着，颇具规模了，街城的落魄书生们都富了。

“嗯，反响不错啊，也不枉我一开始就出资支持他们。”钱夕蕴托着腮，很是得意地翻看着手中的集册。

“我让你看的是内容，对于你的远瞻性，我没兴趣。”面前的男子，一脸铁青，牙缝间挤出一句斥责。

闻言，夕蕴才关注起里面的内容。粗糙略黄的宣纸上，用偌大的楷体写着“蜀冈子城知名寡妇，恐要再嫁”。

“哎呀，那群死家伙，连我都出卖。”

这样的口吻，丝毫都不像是在生气，反而还带着几分幸灾乐祸。

严锋鹰眸一眯，带着几分恐吓的语气，“银不换，别忘了你还有个继子流落在外。没找到他，你休想再嫁。”

“噢，你说谦镇吗？哎……我也好想他哦。可是，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夕蕴嘟起嘴，的确有几分牵挂离家出走的继子了。但是，那似乎并不妨碍她重新追求幸福吧。

“我……”

“我什么？扬州盐商会伶牙俐齿的严锋会长，居然会因为蜀冈子城知名寡妇再嫁而结巴。嗯，不错，这消息卖给那群死家伙，能值几个价钱的。”

“闭嘴！你再嫁也好，再守寡也罢，都与我无关。但是你要记得你加入商会时答应过我的话……”

夕蕴翻了翻白眼，意兴阑珊地打断了严锋的话，“我知道，绝对不让万家蒙羞嘛。可是我夫君死了一年了，我也清心寡欲地为他守了一年了，你难道想逼我为夫殉节吗？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你明白我想这男人想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才逮到机会了。”

一时间，严锋沉默了。换作刚认识时听闻这话，他一定会回她一句不知廉耻。可是越了解钱夕蕴，他就越是知晓了她那副风流姿态背后隐藏着的无奈。她越是笑得开心，他越是觉得心怜。

“你确定这场赌你会赢？那可是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的男人，你这是在以卵击石。”不是严锋故意泼冷水，而是这场赌实在荒唐。

夕蕴的灵为斋，向来名声差，平时也就赚赚那些风月女子的银子。现在，她竟然拿这个要倒不倒的胭脂铺，去跟扬州城有名的丝栈比盈额，为期一个月。她若输了，就要从此搬离扬州城；要是赢了，那男人就必须娶她。

在外人看来，不管怎么核算，这似乎都是桩赔本生意，但显然夕蕴并不这么想。

“不是还有你吗！锋哥哥，你会帮我的哦？”夕蕴抬起头，熠熠生辉的大眼睛看起来水灵水灵的，闪耀着渴求的光芒。

“如果你换个称呼，我会考虑！”就在夕蕴刚准备欢呼的时候，他又补充道，“但是，记住你答应我的，把你那个该死的继子给我找回来。呃……我的意思是说……这一

年来，你一个人撑着万家，也累了。嫁了人，就没办法再抛头露面随心所欲了，是该让他回来接手了。”

“是吗？”夕蕴讪笑，狐疑地挑起眉峰，“锋哥哥，你又结巴了。我是不是还应该感谢你的体贴，哦呵呵呵呵……”

“银不换！”

人影还没见着，震耳欲聋的叫喊声已经从院外飘来。

展越浩那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让夕蕴失了镇定，猛地颤抖了一下，“严锋，拜托拜托，帮我顶着，我先去避避。”

她一边说一边匆忙地跑向后堂，仍不忘捎上那沓可能会让来人失控的《扬州杂闻》。

位于扬州罗城的展府，今天很热闹，来来往往的全是些商界名流。

都说《扬州杂闻》从来不会捏造事实；前几天，又有人亲眼看见展越浩前往子城万家陵；就连素来为人严谨寡言的严锋，都出来证实此桩匪夷所思的婚事了。

这么一来，那些原本对那场赌约结果将信将疑的人，眼下也怀疑不起来了。

然而当跨入展府后，却又让人困惑了。丝绸商会的老会长禁不住诧异了，“当真有婚宴吗？这不像展越浩的作风啊！”

“吉时快到了，怪冷清的呢，连个招待的人都没有。”搭腔的是诗会的，本是想跑来凑个热闹，好不容易才托人弄到一张请帖。

这场婚宴最为别具一格的地方是，席间的座位良莠，是按照来者所付礼金的多少来分配的。难得有个可以昭显身份的场合，大伙儿全都包上了厚礼，可眼前这冷清的场面，着实让人有点儿缓不过神来。

“来参加喜宴的吗？”洪亮的声音传来，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一身青衣。微微挑起的眉峰，勾勒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他出色的外表为这冷清的场面添色不少。

“随我入席吧，别都堵在门口。一会儿掌柜们还要来和当家的商量事情。”

“就……就这么入席了？新娘呢？迎亲的队伍呢？”

少年扫去眼风，说话的人长得有些猥琐，人品不怎样，诗倒是写得不错。嗤笑了一声后，他招来几名丫鬟，交代了几句后，才开口道：“新娘还轮不到你们来见吧？难道说，各位想替我哥揭喜帕，入洞房？”

此话一出，众人才认出他的身份，展家的总掌柜，展越浩的义弟展越蒙。平日里他鲜有露面，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动扬州，惹得不少名门千金芳心暗许，丝毫不亚于当年在钱塘起家的展越浩。

“可是严锋说……”

话还没问完，展越蒙已经拂袖离去，脸色略显不耐。

他不明白大哥是怎么招惹上钱夕蕴的。尽管没有见过面，可关于钱夕蕴的事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嫁给万漠前如是。万漠死后她虽然搬去守陵，但风流韵事从未间断过。在展越蒙的心中，这样的女人是不配跨入展家门的，更不配坐上展家当家夫人的位子。

可展家上下谁也没料到，这看似荒唐无比的婚事，在展越浩怒骂了几天后，居然成真了。

“二爷……”

刚转过回廊尽头，管家就领着一堆人追了上来，气喘吁吁地愣在了那里。

“东叔，怎么了？丝栈出事了？”一反刚才的沉稳，越蒙紧张地扶住展向东，连珠炮似的问。

“不是不是，是……新娘子来了，可……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当家的，时辰到了，要踢轿迎人了。”

“怎么会，明雪院里也没有吗？”

明雪院是展越浩用来供养妾室的地方。那都是展越浩从各个地方买来的姑娘，个个堪称绝色，但展越浩却没有给过任何一个明媒正娶的待遇，这也使得整个明雪院充满了明争暗斗。

“没有，到处都找过了。”

越蒙蹙着眉，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为越浩收拾烂摊子了，但这次未免也太棘手了些，他总不能代替大哥去踢轿拜堂吧，“我姐那儿呢，也没有吗？”

“嗯，方夫人也在帮着找呢。时辰近了，那新夫人怎么办？”连向来处事有条不紊的展向东，都开始急了。

“该死的！继续找，就算把整个扬州城掀翻了，也要找出来。”越蒙猛敲着回廊上的柱子，咒骂声从他性感的薄唇间溢出。

同样的焦虑一直蔓延到展府外，一身喜红色正装的钱小弟前后乱窜着，一刻都不得闲。随着时辰慢慢地推移，连难得端庄一天的钱夕蕴也开始按捺不住了。

“喂，钱小弟，死过来。”

“姐，你又忘了刘姨的交代了。新婚之日，是不能动不动就说‘死’字的，你已经咒死一个了。”

“呸，我爹这么一老实人，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缺德嘴。一会儿请你吃糖葫芦——替我去里面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我都快饿晕了，他们到底让不让我进去？”夕蕴翻了翻白眼，耐心尽失地扯下了喜帕，硬是克制住想钻出喜轿的欲望。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你骗了，什么糖葫芦，你准会拿爹的那只酒葫芦来唬我。”钱

小弟哼了一声，见姐姐这次像是真的着急了，他也不闹了，“刚才刘姨去打听过了，现在正在跟人商量呢。展越浩不见了，他们还不让迎亲的队伍走正门，这是展府的后门。”

“后门?!”夕蕴怒了，猛地就自己踢开了轿门，火急火燎地提起裙摆，冲进展府。

这算什么意思?也太瞧不起人了!她钱夕蕴虽然是人尽皆知的寡妇，但也不至于丢脸到这份儿上，连展府的正门都不能跨!

她越想越觉得委屈，脸都气红了一大半。顾不得任何人的阻拦，嚷嚷着就冲进了展府的后院，“让展越浩给我死出来!”

“姑娘，您别这样，让前堂的人看见会笑话的。”几个识时务的丫鬟赶紧迎上去阻拦。

“什么姑娘，是夫人!他展越浩输了那赌约，应了这婚事，签了乾坤书，就是答应让我进这展家门了!凭什么不让我走正门?是不是打算等我死了之后，牌位也不让进展家祠堂!”夕蕴用力挥开丫鬟们的牵制，见前头有人闻讯赶来，骂得更欢了，“别拉我。我钱夕蕴不怕丢脸，我早就让人笑话得麻木了。”

“闹什么?”大老远的，越蒙就听见了吵闹声，领着展向东赶了来。

丫鬟们一听这声音，赶紧静了下来，“二爷，钱小姐……哦，不对，是新夫人她自己闯进来了。”

见丫鬟改了口，夕蕴才收回瞪视，转而看向展越蒙，“你哥呢?”

“你认得我?”这倒让展越蒙有些惊讶，看着钱夕蕴颇为狼狈的模样，他一反常态地笑出了声，“真是个特别的新娘……东叔，带新夫人去新房，我会找到大哥的。”说话的时候，他那双很是迷人的眼睛，一直锁在夕蕴身上。

“喂……”眼见他就要转身离去，夕蕴静了下来，才开始觉得无助，“你说话算话吗?”

越蒙略微停了下，唇角上扬，勾起微笑，“嗯，乖乖等着吧。就算是绑，我也会把大哥绑来的。”

四周忽地安静了，夕蕴紧攥住衣角，抿着唇，看着展越蒙消失的背影。跟她印象中的展越浩有点儿像，就这样，渐行渐远，如同以往的每一次。她一意孤行地追，他不为所动地逃，也许就像刘姨劝的那样，她不该执著地想嫁他的。

“夫人，我领你去新房。”展向东率先回过神，谦恭有礼，口气却很是冷漠。

“等等……钱小弟，快把我的喜帕拿来。”夕蕴扯开嗓门吆喝着。着实有些失礼，她却满不在乎。

就算展越浩压根儿不拿这场婚宴当回事，她还是坚持想要一礼一节按照古制来。不管他愿不愿，她都要天地百姓为证，钱夕蕴此生便是他展越浩的人了。

对于展越浩而言，此生最悔的事，就是当日在妓院帮了钱夕蕴。

他怎么也没想到，不过是二两银子，竟会让这么一段孽缘纠缠到今日这分儿上。

夜色深了，喜宴也散了，传说中的春宵一刻就在眼前，展越浩却徘徊在东园门口，硬是迈不出这一步。

“当家的，时辰差不多了，这么耗下去也不是法子。”展向东实在是困得撑不住了，只好尝试着规劝。总不能就这么在园子外头站一宿吧。

“东叔，你说我怎么就会输了那场赌约呢？有诈，一定有诈。那个叫什么刘姨的冰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展越浩紧握着双拳，故作无奈地咆哮，极力隐藏着一些心事。

“当家的，是您当日说的，兵不厌诈。”碍于身份关系，展向东只得默默在心底暗忖，那会儿最先使诈的人可是他们家大少爷。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展越浩正起脸色，作势要教训展向东。倒也不是真生气，只是终于找到个能名正言顺拖延时间的事了。可视线触到展向东铁青的脸色后，他也只好丧气地垂下肩，“好了好了，我进去了，你也早些歇下吧。”

话音刚落，展向东就自顾自地离开了，连声招呼都没打，就这么硬生生地把展越浩一个人晾在了东园外。

展越浩皱眉看着他的背影消失，除了叹气，别无他法。整个展府上下，怕也只有这老家伙敢这么待他。踌躇了一会儿，静下来后他才觉得夜间的寒气沁骨，只好硬着头皮往东园走去。

说起来，那个钱夕蕴其实长得不差，虽不及倾国倾城，起码也能倾倒几个达官显贵的府邸，要不然他当初也不会帮她。可是那咋咋呼呼的性子，还有那些两三天都说不完的风流事，实在让展越浩消受不起。眼看着寝室就在前头了，他又一次发出了一声薄叹。

“算了，死就死吧，反正吹了灯都一样!”豪迈地喊了一声，展越浩一鼓作气地踹开房门。

屋里，很静。

原该坐着新娘的地方，是空的。

喜帕、喜服，被随意地丢弃在角落边。

地上，散落着一堆花生壳；装着交杯酒的酒盅，横躺在桌上；一些桂圆壳掉落在桌脚下……这个新房堪称一片狼藉。

展越浩怀着忐忑的心情，目光在屋子里搜寻着，期望自己不要看见太可怕的场面。可就算做足了心理准备，映入他眼帘的画面还是让他愣了许久。一旁的书桌上，烛火静静地摇曳着，女子披散着青丝，穿着一袭白色轻纱，肩侧披着紫色披帛，垂首

低眉，认真地审视着眼前的册子。

就是这寻常的画面，让展越浩觉得太不寻常。他甚至怀疑，眼前的那个女子究竟是不是钱夕蕴？这样的恬静，应该是她修炼上几辈子都学不来的姿态。

“钱……钱夕蕴……”慢慢地，展越浩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尝试着开口轻唤。

回应他的是沉默，她只是稍稍抬了抬眼眸，用极淡的目光扫了他一眼，随后就继续研究手中的册子。这种感觉，让展越浩觉得很不好受，虽然他并不期待这所谓的洞房，但并不表示她就可以无视他，“喂！我在叫你，什么叫出嫁从夫你懂不懂？”

夕蕴习惯性地伸手抚向脖子，依旧没有理会展越浩。

这下当真是把他给惹火了，“钱夕蕴，你这算什么意思？不想理我就把手里的笔给我，我写休书。”

“严锋。”

突然，夕蕴仰起头，熠熠生辉的眼眸直视着展越浩，朱唇间迸出这么两个字。

这让展越浩原本就沸腾的怒火更盛了。新婚夜，她对他这个新郎官儿不理不睬也就罢了，竟然还唤起其他男人的名字，这算把他置于何处？他越想越觉得气，熊熊火苗不停地在眸子里窜着，“你说什么！”

“我说严锋好伟大，不枉我一直以来那么膜拜他。”说着，夕蕴高举起手中的册子，硬塞进展越浩怀里，脸颊上浮现出璀璨笑颜，“这场喜宴啊，他帮我们请了好多好多有钱人，还说谁送的礼金多位子就好。你看，咱们赚了好多……不对，是我赚了好多。”

为了配合最后那句话，夕蕴又一次抢回了账本。喜宴是她一手策划的，连喜帖都是她出资找人发的，这些礼金理应由她独享。

可是显然，展越浩在意的焦点和她截然相反，“你是说，我们俩的喜宴是由严锋来操持的？”

“有什么不对吗？我娘家的人帮不上忙，你又不闻不问，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啊，当然需要另找人帮忙。”夕蕴正在认真思忖把账本藏在哪儿比较安全，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钱夕蕴，你给我听着！我和那个老家伙不同，既然是你吵着闹着要进展家门的，那就给我安分守己。反正没有感情的婚姻，你已经习惯了。只要你不像以前那样一天到晚和男人厮混，我们至少还能和平相处。”展越浩压根儿没心思去细想她的话，眉宇忽地一紧，毫不客气地丢出警告。

“老家伙？没有感情的婚姻？”瞬间，夕蕴就收起笑脸，用一种极冷的目光鄙视着展越浩，“我想你错了，我和万漠之间并不是没有感情的。对了，他有名字，他叫万漠，他是我曾经嫁过的男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他，即便是你也一样。”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反正这些年早就听惯了。但是万漠不同，那是一个真正救她于水火的男人，他给了她全新的生活。没有万漠，就没有今天的钱夕蕴。这份青丝白发情，旁人可以不理解，却绝不能去贬低。

“很好，那这春宵一刻你就好好去想你的万漠吧。”

说完，展越浩利落地转身，甚至不再多看她一眼，径直朝着门外走去。

他的步子迈得很大，脸色比先前更难看了，双拳紧紧地攥着，像是想要捏碎一些只有他自己懂的情绪。就是这种感觉，让他真正讨厌钱夕蕴的感觉。他们相识近四年了，她总是喜欢在人前大言不惭地说爱他，可他却从来看不懂她。

三年前，她可以当着他的面答应嫁给年近四十的万漠；又一次次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和其他男人调笑；甚至在他搬来扬州后，任何人去她的府上她都愿意接见，却唯独将他拒之门外。这便是钱夕蕴所谓的爱，或许她爱的从来就不是他，而是银子！

这晚，钱夕蕴睡得很早，并没有因为展越浩的离开而伤怀。她本就没指望他会在东园过夜，也早就料到他不会对自己和颜悦色。这样的酸楚，她已经哀叹过太多回了，若是再叹下去，会生生把自己折磨成怨妇的。

事实证明，夕蕴选择早早入睡是对的，显然往后等着她的，并非清闲的生活。

第二天，天还没亮，配给她的贴身丫鬟就唤醒了她。说是要赶去正厅等着人来奉茶。

梳妆、拢髻这些林林总总的事一忙就是好些时辰，夕蕴连早膳也来不及用，饿得眼都快发黑了，只盼望这一切俗礼能早些结束。

直到夕蕴一一见识了展府的众人，一阵客套嘘寒问暖、彼此相笑后，展越浩才姗姗来迟。他看起来神清气爽，和东叔打了声招呼，才踏入正厅，接过茶盏，睨了一眼身旁正座上的夕蕴。在对上她那张招摇的笑脸后，昨晚的余怒又被挑起，展越浩只好转开目光，省得心烦。

“爹爹。”

奶声奶气的声音出自两张不同的口，紧随而来的是两个娇小的身影，直扑向展越浩的怀中。他收回怒容，弯下身，慈笑着抱起女娃，溺爱地轻刮着她的鼻子，“最近有没有听话？”

“有，姨说爹爹最近忙，所以从凉不能再给爹爹添麻烦。爹爹，从凉乖吗？”女娃转头朝侧座上的盛雅眨眨眼，骄傲地仰起头。

一旁的夕蕴险些把茶给喷了出来。从凉？从良……哪有人会给自己女儿娶这种名字的，又不是妓院里领来的。

展越浩故意不去答理她，专注地逗弄着一双儿女。